聯合畫報
第七十六期

對德空中戰略論

本報摘譯

歐洲戰場上的發展，將由海陸空三方面之推動而進行。我們已知在這一戰場上的勝利，單靠轟炸是不可能將德國驅出於戰爭之外的，我們必須要根本擊敗並解散德國軍事機構。在未來擊潰德軍的過程中，我們的空中力量任務甚大，因此我們宜採空中攻勢。

我們的空中戰略必須附屬於一般戰略之下。任務是要在一九四四年內得到勝利。在東，西，南三方面全部力量集中，三種兵力一舉進攻之情形下，德軍可能在三個月乃至六個月之內被擊潰。一九四五年中可能炸德之炸彈噸數多少的計算是毫無意義的。如按現勢推測，盟國延長發動攻勢時期一年，則德國在防禦上之成功可以預卜。最好之措置全恃一九四四年歐洲戰場中空中戰爭所能得到之成果如何。

在進攻過程中，英美聯合轟炸將繼續進行。正未來六月中可能投炸德國的炸彈噸數將比一九四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即一二〇、〇〇〇噸之炸彈將被用以摧毀德國內陸設施。也許德國更有二十餘個經濟中心將被破壞，而且此種種新打擊更將動搖德國國內情緒。但此不足解決進攻，也不能視為英美空軍在一九四四年內之最高成功。

一九四四年盟方空軍最高功績將在與陸軍對德軍進攻之配合中完成之。目前之長距離轟炸是一種戰略航空，而與進攻部隊合作的進攻乃是技術航空，這種觀念根本不對。「戰略的」乃指戰爭中有作戰目的之軍事行動。但轟炸工業及居民中心並不在求得戰爭之決定關頭，它不過是變相的經濟封鎖而已。空中行動只有和對戰爭有主要作用之舉動配合時，才是「戰略的」。

依生產紀錄及預備量說，一九四四年中英美空軍可能三倍強大於德國空軍。我方在未來空中戰爭中要恐嚇並打擊德國軍事機構。

尼杜諾之戰

譯自二月七日時代週刊

步兵的前哨

時代週刊記者威爾（Will Lang）參加尼杜諾灘頭據點之戰，他電告最初幾天該地區局部拉鋸戰的情形。

黎明時分，我參加第一次的前進攻擊，我們從第一個交叉點向左轉，穿過路旁三處陰影，這時有一個人低聲小語的說「謝謝，他們離我們的防地很遠，那是很好的。」

我們穿過一座橋，E與G的兩部弟兄們在我們的前面，尋找德軍陣線。這時大地像墓園一般的沉靜，但在這地方前面哩約地區，德軍正開始射擊着綠色，紅色以及少數白色的火光。

黎明之頃，戰鬥指揮約翰托飛中校在一所放棄的莊房前停止他的部隊，就在這裏設下了他的指揮站，醫務人員草率的覓定了工作地，在黑暗中打開繃帶箱和血漿瓶。中校命令大部份在長而有氣味的廄房內的兄弟們注意安全，他本身坐在這莊房的後面，身邊放了一座可攜帶的無線電。

光線剛穿過地平面，一隻雄雞伸出頭來，托飛正在無線電上與指揮官晏哈中校談話，一排機槍子彈與步槍子彈發射過來，托飛很鎮靜的說：「我們現在在開始賺錢了。」

先是一陣很迅速而且震耳欲聾的吶喊聲，接着在離莊房數呎遠的地方一顆砲彈爆炸，彈片直接自窗戶射入擊中躺在糞草中的步兵，四束羽毛自雞塒中飛下。託飛說：「假如彈片炸着的都是子雞，我們今天可將有很好的口糧。」

約在距莊房二十五碼內，另有三彈爆炸，震動了莊房與廄房，一位大眼的補充兵從地板上擧起頭來喘着氣說：「他們在轟炸。」

稀疏的砲火正在前面怒吼，我俯視地面看見我們的三輛坦克車正隱伏在約一百碼外的建築物附近步兵在餘彈擊起的塵埃中穿過大路，匍匐越過草場，向另外一所房屋前進，德軍自紅色的房屋內彈落如雨地向着無保護的步兵射擊，他們面朝着天空遍處的躺着根本不動。

某一位弟兄對紅屋子的後首用擲彈筒發了一砲。彈落處，火光直上。有一輛坦克車繞屋角摸索前進，直向火光射擊，這時敵人砲火連珠似的再向我方地區發放，一陣猛烈的爆炸迫使我坦克車不得已後退。

托飛中校回到指揮站來，仍舊坐在後面鋁筒上，用無線電對季斯中尉說，「對呀，本尼，對呀，」「我們正盡我們的能力，不要興奮，致衆多的傷亡，我們要儘速找担架員，」幾位暴燥的朋友追擊那剛才肆行轟炸我前哨陣地的兩架德國戰鬥轟炸機。托飛咕嚕的說：「鶴兒子。」

軍令官羅尼爾上尉拿起無線電，對另一端的人叫道「田鷄，田鷄，我說田鷄，對呀，笨傢伙，我的意思是說坦克車」。一位面如皮革色來自田納西的農人李吉納中士枯燥的說：「他們的坦克車很好，昨天假如他們的坦克車趕上來，下部隊的弟兄們恐怕要陣亡，或者被俘。」

康姆利上尉指揮他的追擊砲兵對敵人的紅屋子射擊，我們可以遠遠的看到一個德兵的大膽地獨自在路上走，康姆利在電話上說：「現在已經有五顆追擊砲彈落在敵人陣地。」黑烟環繞了紅屋的四週，德兵自動的伏在地上。康姆利叫道：「最後一個德兵得到了一個機關槍巢，再發五炮。」

德兵逃遁—最後五彈有兩彈落在房子上，烟消了，我們看見五個德兵跑到空地上來，另有兩顆砲彈落在他們中間。

一架高速的德國槍叉對着我們射擊，托飛站在廄房門邊。看那約在一百碼以外的著地彈片，他說：「假如我們要控制逃遁的德兵，我們應再給他們幾砲。」他左向瞻顧，看到克利姆中士敞開襯衣面上塗起肥皂沫。托飛說：「看克利姆倒很安詳的在剃鬍子。」他很疲倦地強寫笑顏拿起無線電收音機，他說：「看，本尼，不要興奮，我們將替你打中幾個德兵，你趕快的告訴我，他們在那裏我們要替你多打中幾個。」

拉必多之役

在預行轟炸的兩日後，夜間命令傳到，着攻擊敵人陣地，穿過拉必多河（Rapido），濃霧在地面行起，弟兄們穿過濃霧，向河邊蹣跚前進。大地到處在激沉與怒吼，爆炸性的水雷殺傷渡河的壯士，許多其他的弟兄們在小艇上或在邊沿結凍的步橋上被殺害，但有些人渡過了河，挖掘他們的散兵壕，霧仍然很濃。

破曉已久，太陽把霧撕成乳色的碎片，德軍的機關鎗，迫擊砲，大砲因濃霧的散失開始活動。他們守在木石構成的防禦工事後面，并用英語大聲喚叫道，「美國兵，放棄吧！」或喊着「布朗少校已經說投降了。」

弟兄們伏在冰水瀰漫的戰壕內，等待着，偶而他們拋擲幾顆手榴彈，受傷的人靜靜的躺在地上，或喃喃的嚷着要「藥品。」給養和食物都不能拿過河去，受傷的人也不能救護同去。

第二天夜間攻擊再度開始，前哨士兵越過了佈雷的田野，割斷了德軍的電線，但當第二天早晨來臨時，四面仍然是德軍，救援仍然不能來到，美軍大砲又怕轟傷了自己弟兄，不能隔河發砲，損傷很重。

在那一天的中午炮火再響，德軍反攻甚力，美軍不能固守他們的陣地，退卻令下，有些泅水過河，另一些士兵魚貫而退，構成了一條長的人的鎖練，有一個兵把電線繫在一個丁字斧上，然後把斧子拋擲過河，一直等到這斧子附着在一塊山石的後面，然後牽着線子過去共有七個人這樣的渡過了河，所有的物品都遺下了。一位高大的德國砲手在河岸邊大叫道：「喂，美國兵，想投降嗎？」但他並未開鎗。

渡河以後，疲乏的眼睛上帶着缺乏休息情態的士兵們，坐在戰線後面談天。他們談論德軍機關鎗手狠擊手「鎗法準確的可怕」。他們更談到那無隱薇的酒滿榴彈的敵性的義大利的田野，泥穴，以及希望與死亡。他們說：「真的，這可不是一個鮁使啊！」

在這些人中有一位少尉，他說：「當我得到安全的時候，我才發覺我已經把父母妻室的照片遺失在河那畔。我帶着這些照片經過隆勒諾和聖維杜的戰役。現在當我發覺這些寶貴的東西已經遺失了，我不禁坐在河岸哭泣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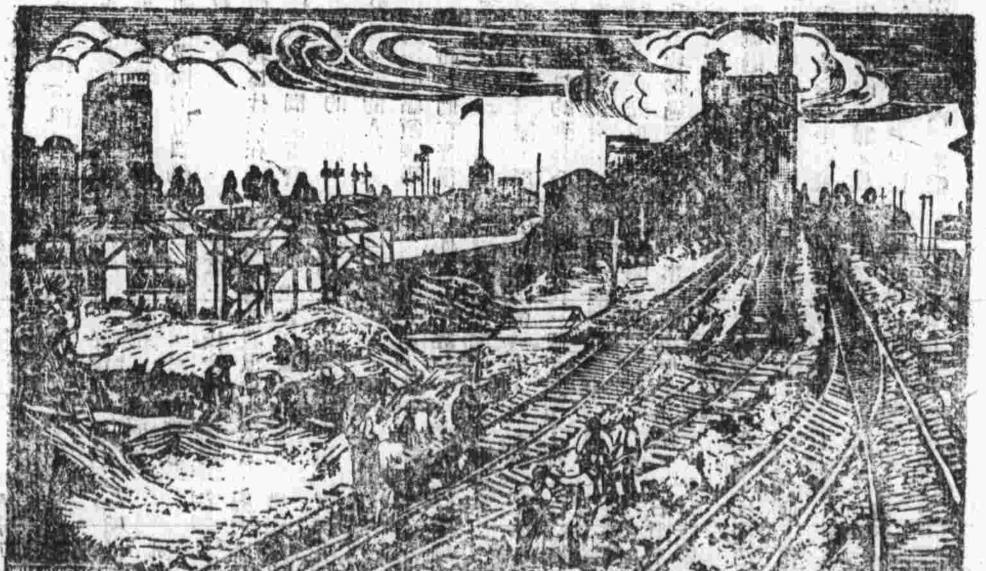
上禮拜某一天下午，雙方安排了一百零五分鐘的休戰協定，以搬運傷亡，七十五位美國救護人員再渡過拉必多河，當一位傷兵被舉上擔架床時，他軟弱無力地喃喃而語說，「看，有小姐替我服務，」」

待來野砲再射過這沉寂的原野，另一些美軍從北部渡過了拉必多河，分散在喀西諾附近，山上的德軍用炮火掃毀了這村落，可是它並沒有佔領。

新式反坦克炮

在義大利的英軍與加拿大軍隊，曾使用一種武器，怪離看好像烟斗，似乎與美軍所使用的巴組卡砲差不多，這武器的用處，是在射擊小型坦克車，裝甲車與子彈箱。

上禮拜這武器才在祕密武器單子上出現，它發射二、七五磅重的子彈，這子彈的爆炸威力足以透過四吋厚的裝甲鋼板，但反坦克砲不應用巴組卡砲的擲彈原理。它的子彈像臼砲子彈一樣，子彈的推動由於彈的底部的爆炸彈殼的後半部裝着有力的鋼彈簧，這彈簧提起反跳機，再自動的撥轉鎗機定針，以便第二發子彈的發射，子彈三十三磅重的反坦克砲，由兩個人一組使用之，一人瞄準，另一人裝置彈藥。



國防工業之躍進（木刻）吳宗漢